

# 唐宋時期的孔雀明王信仰（六）

高振宏

## 四、道教的孔雀明王經典

1. 《寶月光皇后聖母天尊孔雀明王經》的出世時間  
、啓白儀與白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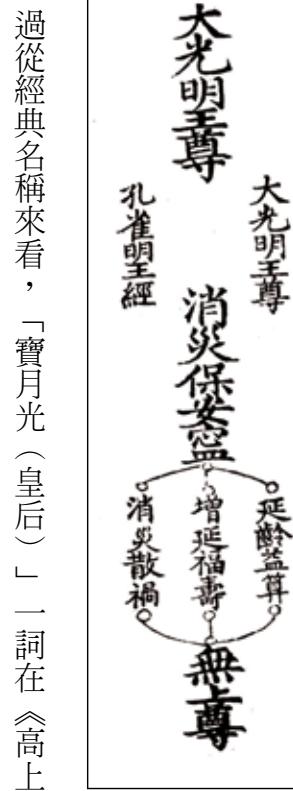
在前小節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孔雀明王經典在明清時期大眾生活中的盛況，也許是受此流行影響，道教也吸納了孔雀明王信仰、造構出相關的經典。在明代的《萬曆續道藏》中收有《太上元始天尊說寶月光皇后聖母天尊孔雀明王經》(CT1433)、《聖母孔雀明王尊經啓白儀》(CT1434)、《太上元始天尊說孔雀經白文》(CT1435)等三部，從內容來看，雖名為三部作品，實際上為《太上元始天尊說寶月光皇后聖母天尊孔雀明王經》卷上、卷中、卷下，其儀軌內容應依序為「啓白」(啓請諸神及孔雀明王天尊臨壇)、「寶月光皇后聖母天尊孔雀明王經」(說孔雀明王尊經出世因由、神及各種功德)、「白文」(說十供養及三皈依向)，相關內容下文會有更詳細的說明。此部道經實際出世時間不

詳，據《白文》最後的跋文，此經出於武當山：

詳夫此經，原所處在武當太岳。太和紫霄宮李提點於捨身崖洞裡尋得《度人經》一部，計八十五卷，後載此道門《孔雀經》一部三卷。取出洞門，歸宮觀之，此乃道釋兩門之化也。凡夫不信，吾乃收貯在宮，不覺經中自蘊不可隱匿，以此可傳於世。今將古本抄錄，散施十方，道士能識音談演念者，福有千鍾。上報君王，下資三宥，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人人樂業，處處和平者。(10b)

最後則是署「大明萬曆三十五年(1607)歲次丁未上元吉日，正一嗣教凝誠至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」(11a)依此資料來看，明代中期的正統道藏未收此經，等到續道藏才收入，可能代表此經是明代中後期以後新出的經典，當然有可能編纂道藏時收錄經典的原則不同，因此正統道藏未收此經，不

過從經典名稱來看，「寶月光（皇后）」一詞在《高上玉皇本行集經》（CT10）中就已出現，與光嚴妙樂國王一同被視為玉皇上帝的父母，但此時寶月光皇后還未與孔雀明王結合，且在本經的「啓白儀」禮請諸神臨壇時，是分別禮請寶月光皇后與孔雀明王聖母元君來降，而非同一人，很明顯是此經、甚至是《玉皇經》收入道藏之後才新增的複合。<sup>26</sup>因此相當程度可確定，此經是明代中後期所出，內容可能參酌當時穩定而完備的道教科儀，而架構出啓白、轉經、供養回向等完整的儀式結構。而就跋文所述，此經是與《度人經》一同在武當山發現、傳出，如依前小節所述，明代之後，佛教談演《孔雀經》已與音樂、甚至各地聲腔密切結合，也具有度亡的功德，由此來看，有可能就是在這種盛況與聲勢下，道教也造構出相應的經典，與《度人經》相互搭配，也具度亡功德，並搭配音韻聲腔（識音談演念者，而經文中有念「藥師韻」，談「一定金」、「清江引」、「變



地花」、「小採茶歌」、「十供養」及「新作（梵音）」等音樂曲調的註記，尤其還可看到佛教音誦式的標記，如左圖），以期能在宗教市場取得一席之地。不過，相對於密教的孔雀明王經典，此處強調經德可使君王與國家安泰，還比較帶有一些護國的意味（當然有可能是延續《度人經》的說法）。

本經一開始「啓白」與最後的「白文」為佛教所無，因此先行說明，而後再仔細比較兩者經文內容的差異。「啓白」由道眾開經，而後持念淨身、淨口神咒與開經玄韻咒，之後至心禮請元始天尊、靈寶天尊、降生天尊、光嚴妙樂聖父天尊、寶月光皇后聖母元君、孔雀明王天尊聖母元君、玉皇天尊（六次）、高虛請明王主上帝、昊天上帝、四部八衆大聖菩薩梵天一切金仙、太一尋聲救苦天尊、天樞上相法主道君天尊、玉虛師相玄天上帝、降魔護道天尊、大成文宣王興儒盛世天尊、更生永命天尊（文昌）、歷代祖師神仙聖衆及天地江河等一切真仙來臨，接續發願懺悔後準備「平坐談經如法」，表明此經意義：

孔雀明王一部經，能令護國救凡民。談演靈文消厄難，廣開方便度眾生。

衆和「大慈悲孔雀明王天尊」後，完成「啓白」，

之後才是正式的經文內容。這部分是道教定式化的科儀結構，開經後行至心皈命禮來禮請諸神臨壇，但奉請的神祇則因時代、地域而有所差別，就本經來看，除了上述寶月光皇后與孔雀明王聖母元君非同一人外，玉皇天尊共請了六次，有穹蒼聖主、無量功德之身、清淨自然之身，還有吸納佛教觀念的法身、化身、應身，可見其在當時尊崇且多元的概念。此外，較特別的是還禮請文宣王孔子與文昌，一方面可能是與宋代以來飛鸞開化的風行有關，儒家思想也滲透進道教中，或者是說儒家的知識分子也開始道教科儀的建構；另一方面則可能與明代之後三教合流的風氣有關，因此在「啓白」中同請三教神祇來臨。

最後的「白文」先是以花、燈、經、水、茶、酒、果、齋、衣、香等供養十方諸聖衆，而後誦三皈依回向——皈命極妙經、皈命妙法經、皈命道德經，這部分頗有疑問，本經出現三次三皈依，前一次是卷上最後，分別皈命上、中、下卷經，即是對應道教的道、經、師三寶；卷中則是皈命孔雀經、明王經、聖母經，分別對應清微無上尊（元始天尊）、禹餘無上尊（靈寶天尊）、大赤無上尊（道德天尊），但此處則非如此，極妙、妙法、道德經似乎不能完全代表本經，且也未皈依三寶，

雖然後文的「志心信禮，太清師寶尊」，可與卷上的「志心信禮，虛皇大道君」、卷中的「志心信禮，禹餘上清宮」對應為道、經、師，但是在「稽首皈依，無極大道。為上良因，志心稱念，消除障天尊，不可思議功德」後「奏樂化財」，應就結束整個儀式，但經文卻又再「回示」，舉念：「伏以道在聖傳，修在於己，凡有所為，皆從心起。懇禱虔誠，一切信禮，向來壇中，演念聖母孔雀尊經幾部，敬伸回向……」又再次回向諸神群真、禍神鬼衆，頗不合理，且又第二次出現「稽首皈依，無極大道。為上良因，志心稱念，孔雀明王大天尊，不可思議功德。」反而重複相同的經義，拼湊或錯雜的痕跡甚為明顯。這部分有可能添加時，造經者未全面地留意到前後結構，因此出現重複的情況；也有可能是造經者想要再次強化本經消除罪愆、增崇壽算的功德，因此再次回向、重複申說，才出現這種不太對應的結構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26. 有關道教《玉皇經》的相關研究，可參謝聰輝：《新

天帝之命：玉皇、梓潼與飛鸞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二一〇三）。